

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柳枝身份考论

张超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摘要] 李商隐的诗歌《柳枝五首》记录了诗人和柳枝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刻画了一位具有非凡的音乐和诗歌艺术修养能力的妙龄少女形象。鉴于古人喜用“柳枝”代指歌妓的惯例,通过考证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唐代文人风流之风极为盛行,李商隐与歌妓亦是交往甚密,在其诗歌中尤喜用“柳”代指歌妓。根据各种文献考证结果,可知《柳枝五首》中的柳枝实为唐代一位多才多艺的妓伶。

[关键词] 柳枝; 身份; 妓伶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1-0108-04

李商隐的诗歌《柳枝五首》记录了诗人和柳枝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刻画了一位活泼天真的妙龄少女形象,诗序云: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好贾,风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擷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接故往来者,闻十年尚相与,疑其醉眠梦物断不媿。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1]112-113}

文中介绍柳枝乃洛阳城中商人之女,性格天真活泼,能“吹叶嚼蕊,调丝擷管”,吹奏出“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可见柳枝姑娘具有非凡的音乐和诗歌艺术修养能力。那么柳枝身份为何,为何会对音乐和诗歌艺术具有如此敏锐的感悟力?关于这点,诗歌原文中并未提及。在李商隐诗集注本中较早对柳枝身份作出阐释的是清人程梦星,刘学锴、余恕诚合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引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中的注解云:“唐时女子多以杨柳为名。白香山侍儿名杨枝,所谓‘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是也。韩昌黎侍儿名柳枝,所谓‘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是也。”^{[1]115}依程氏之意,唐代女子多以“杨柳”为名,诗中柳枝姑娘亦是以“柳枝”为名的一位女子,那么柳枝便是其真实姓名。刘、余未对柳枝身份作进一步的解释,可见他们是赞成程氏

这一观点的。

那么程氏这一观点是否合理呢?较早对此提出疑议的是叶葱奇先生,在他疏注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李商隐诗集疏注》中注释云:“‘柳枝’本是曲名。……到唐代别创新声,歌者更为普遍,歌妓大致首先全要学会这一歌曲,因此人们遂多用‘柳枝’来指歌妓,……我们由此可以推断,这一组诗里所咏的‘里娘’,真名并不是‘柳枝’,旧注均误认‘柳枝’是她的名字,这是很大的错误。商隐作诗的一个特点是,凡涉及女性的作品,一向不喜于题中标明,连寄给王氏的诗也不写寄内,而作‘寄北’,思家竟用无题或取诗中二字为题,何况这个对他虽有情愫,而和他并无关系的‘里娘’。此外,她刚为镇帅所取,明写她的真名尤为不便。因她是个善歌的妓人,于是用‘柳枝’来作她的代名,这是很可理解的。”^[2]可见叶葱奇先生的观点为:唐人喜用“柳枝”代指歌妓,《柳枝五首》中的柳枝亦并非其真实姓名而是代称,柳枝实为一名歌妓。后来郑在瀛先生亦持此观点,其所注的《李商隐诗集今注》中云:“柳枝:唐代歌女、侍女多以杨枝、柳枝为名。‘柳枝’并非此商家女的真实姓名,而是诗中假托的名字。义山所恋,往往不直接指其名。”^[3]持此观点的还有黄世中先生,其选注的《李商隐诗选》中注释云:“柳枝:唐人对侍姬、歌女或小家碧玉之代称,如韩愈有侍妾二,一名降桃,一名柳枝;白居易侍儿小蛮、樊素,亦每以‘柳枝’昵称之。”^[4]关于诗中柳枝姓名代称与否,董乃斌先生持另一观点,其评注的

《李商隐诗》中云:“柳枝:少女的名字,唐人喜用‘柳枝’比喻和称呼年轻苗条的女孩,这里可能是真名,也可能是诗人借用来称呼自己的初恋对象。”^[5]由此可知,关于柳枝姓名的代称与否及其身份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那么柳枝真实身份究竟为何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

前文程氏所谓“鬻骆马兮放杨柳枝”出自白居易的《不能忘情吟》:“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鞿。……”《不能忘情吟并序》记载云:“乐天既老,又病风,乃録家事,会经费,去长音丈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6]2850-2851}从序文中,我们可知樊素乃白居易蓄养的一名歌姬,能歌善舞,因为善唱《杨枝》曲,时人就用杨枝来代指樊素。在白居易的其他诗文中也不乏用柳枝代指其家妓的例子,如《别柳枝》:“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谢思炜所撰的《白居易诗集校注》中注云(后文作谢注):“‘两枝杨柳’指樊素与小蛮。”^{[6]2636}从诗文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诗叙述了樊素与小蛮多年陪伴在白居易身边,而诗人因年迈多病,不得不将她们遣散,抒发了诗人对樊素和小蛮依依不舍之情。又如《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云:“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谢注云:“柳枝指樊素与小蛮。”^{[6]2693}此外,在其他文献资料中亦有以杨柳代称白居易家妓的记载,如唐人孟棻的《本事诗·事感》:“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7]14}再如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记载:“乐天妓樊素也,善歌杨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乐天病,去之。”^[8]可见人们用杨柳枝代指白居易的家妓乃为不争的事实。

此外,前文中提到程梦星认为:“韩昌黎侍儿名柳枝,所谓‘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是也。”其中“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出自韩愈《镇州初归》一诗:“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士郎。”宋人王说所撰《唐语林·补遗》卷六中记载:“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柳枝后逾垣遁去,家人追获。及镇州初归,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自是,专宠绛桃矣。”^[9]据此可知,柳枝乃韩愈的一名侍妾,在韩愈出使镇州之时从家中逃走,后又和家人追回抓获,待韩愈从镇州归来得知此事后,便作了《镇州初归》一诗,后来就专宠绛桃

一人。后人遂以此为典,以“柳枝”代指能歌善舞的侍妾或官妓。如汪莘的《感皇恩》(年少好寻芳)中:“割断人间,柳枝桃叶,海上书来恨离别。”词人用“柳枝”代指自己当年所爱的女子。又如刘克庄的《解连环》(悬弧之旦)中:“幸闻早、省了柳枝,更送了朝云,尘念俱断。”这里用“柳枝”代称自己的侍妾,说明自己早已将其遣散。可见韩愈之后,文人喜用“柳枝”代指妓伶。那么处在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是否受这种行为方式的影响,《柳枝五首》是否也是化用韩愈之典,柳枝姑娘是否存在另外一种身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证的。

宋人葛立方所撰《韵语阳秋》卷十九记载:“柳比妇人尚矣,条以比腰,叶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态,故自古命侍儿,多喜以柳为名。白乐天侍儿名柳枝,所谓‘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是也。韩退之侍儿亦名柳枝,所谓‘别来杨柳街头树,摆撼春风只欲飞’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义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兄让山在焉,故不及呢。义山有《柳枝》五首,其间怨句甚多,所谓‘画屏绣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之类是也。呜呼,天伦同气之重,共聚於子女揉杂之所,已为名教趾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为诗章,显形怨讟,且自彰其丑,遗臭无穷,所谓灭天理而穷人欲者,无大於此。如李商隐者,又何足道哉!”^[10]文中指出:宋以前的文人多喜用柳枝代指侍儿,接着列举了白居易的侍儿名柳枝,韩愈的侍儿亦名柳枝。前文中对此已作论述,可见其为史实无疑。作者进一步指出李商隐当年所恋女子亦名为柳枝,因为未能和柳枝喜结连理,而怨言不已,因作《柳枝五首》以抒内心的无限惆怅。而白居易、韩愈、李商隐三位都是中晚唐极具影响的文人,尚且“共聚於子女揉杂之所”,“已为名教趾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为诗章,显形怨讟,且自彰其丑,遗臭无穷”。其中的“子女揉杂之所”,指的便是妓伶聚集之所,可见《柳枝五首》中的柳枝还有着唐代都市妓伶的这样一种身份。

章继光先生在1993年第2期《求索》刊登的《唐代地方妓伶与诗歌》一文中指出:“唐代地方妓伶包括聚居在长安与各州府的官妓、家妓以及民间靠卖艺为生的男女艺人。官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行开业的,经济来源为妓馆与狎客,身份较自由;一种由地方长官管辖,由官府供给衣食,归‘乐营’管理,称为‘营妓’。家妓由官僚富户蓄养,其地位在妾之下。”^[11]由此可知,被“东诸侯取去”^{[11]113}的柳枝并非李商隐蓄养的家妓,而是唐代地方妓伶中

的官妓,或是民间靠卖艺为生的伎伶。

唐代新兴都市出现,经济繁荣,加上朝廷的纵容,唐代妓伶遍布府郡州县,长安、洛阳等都市更是名妓荟萃云集。长安平康坊为妓女聚居之地,“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藪泽。”(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开元》)洛阳私家的蓄妓之风更是经久不衰,如洛阳李愿,“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家中“蓄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于邺《扬州梦记》)在这些妓女中,有的原本是名门闺秀,因家道中落,沦落风尘。如薛涛“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胡震亨《洪度集附薛涛传》)李商隐所恋的柳枝就是生活这样的环境之中,父亲早逝,生活失去依靠,而柳枝很有可能因家道中落而沦落风尘。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文人风流成性,宋人张端义比较汉、晋、唐等数朝风气时说:“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贵耳集》卷下)“尚文好狎”不足以概括唐代社会风气的全部内容,却鲜明地指出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唐代贵族宴游淫靡之风极其盛行,唐诗中与妓女相关的诗歌屡见不鲜,如赠妓、怀妓、伤妓、与妓出游、咏妓歌舞等与妓有关的感怀之作比比皆是。如李白诗集中有不少涉及妓女的诗,如《江上吟》写与妓女一同出游:“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又有《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又如“诗圣”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多书忧国忧民之作,然在其诗中也不乏与妓女冶游之作,如《携妓纳凉晚际遇雨》:“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至中晚唐时期,文人风流之风愈演愈烈,白居易、韩愈、韩翃、刘禹锡、杜牧等诗人无一不与妓女交往甚密。白居易在其诗歌《池上篇并序》中说:“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泊臧获之习筦磬弦歌者指百以归。”^{[6]2845}其中“臧获”即奴婢,实际上是家妓,意思是说能歌善舞的家妓就有一百多个。唐代文人不仅与妓女一同游玩,还有慷慨赠与佳妓的现象。唐人孟棻《本事诗·情感》记载:“邻有李将(名失)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韩同饮。……柳每以暇日隙壁窥障所居,即萧然葭艾,闻客至,必名人,因乘间语李曰:‘韩秀才穷甚矣,然所与游必闻名人,是必不久贫贱,宜假借之。’李深领之。间一日,具饌邀韩。酒酣,谓韩曰:‘秀才当今名士,柳氏当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从坐接韩。”^{[7]8}文中记载了李将之爱姬柳氏,慕翃之才,甚

属意焉。李生遂慷慨将柳氏赠与韩翃。又如刘禹锡任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时,司空李绅慕刘名声,邀至第中“厚设饮撰”。酒酣之际,李绅令妙妓演唱。刘禹锡席上赋诗曰:“雾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7]11}李绅见诗,知刘属意该妓,即以赠之。

与李商隐同时的杜牧更是将其风流韵事形之篇什,如:《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不饮赠官妓》、《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伤友人悼吹箫妓》等诗,纵情酒色游宴,成为杜牧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唐第一风流才子”,《唐才子传》云:“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12]而李商隐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因而不免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在李商隐诗集中关于妓女的作品处处可见,如:《妓席》是和妓女于席间的调侃之作,《赠歌妓二首》书写对妓女的相思之情,《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之武昌》为妓席间别独孤云之作,《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乃是写年少风流之作,由此可见李商隐亦与妓女交往甚密,那么李商隐早年会爱上身为妓伶的柳枝亦是有可能的。

与其他诗歌题材相比,义山咏柳诗所占比例非常大,其内涵也极为丰富,有咏柳送别的,如《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柳》(柳映江潭)等;也有感叹身世的咏柳之作,如《巴江柳》、《关门柳》、《垂柳》(聘婷小苑)等。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与歌妓相关的咏柳之作,诗人在这些咏柳诗中往往以柳来代指歌妓,或是感叹身世的同时寄予对歌妓的深切同情,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刘学锴、余恕诚在《李商隐诗歌集解》中有按:“在寄慨自身遭际、不堪回首当年之同时,亦寓含更具普泛性之人生感慨。诗中‘柳’之形象,客观上亦概括了诸如琵琶女、杜秋娘一类人物之悲剧命运及心态。”^{[1]1391}诗人在感叹自身遭际的同时,借‘柳’之形象,抒发了对诸如琵琶女、杜秋娘一类歌妓的深切同情。或是以戏谑的口吻调侃歌妓轻佻薄情,如《柳》:“动春何限叶,撼晓几多枝?解有相思否,应无不舞时。絮飞藏皓蝶,带弱露黄鹂。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冯浩认为“其为柳枝作”^{[1]1736},张采田亦持此观点。刘、余有按:“冯、张均以为为柳枝作,且标举末句‘通体’与‘赏眉’以实之。然末句口吻确如纪氏所云尤为佻薄,恐义山不至以此种调侃语气写柳枝也。三四句谓其无时不舞而不解相思,嘲谑语气尤为明显,更可证其决非写柳枝。细绎全诗,当是借柳寓妓女。”^{[1]1736}笔者认为刘、余分析得极为合理,此

诗并非为柳枝所作,而是借柳寓妓女,一二句写妓女如柳姿一样风流无限,三四句写其无时不舞却不解相思,旨在嘲妓女缺少真情。或是咏歌妓之风流,叹其芳年沦落酒肆歌楼,如《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刘、余有按:“借柳喻人,咏歌妓之风流婀娜者。首句‘章台’、‘郢路’用典。”^[1]¹⁷⁴²“章台”化用韩翃所作诗歌《章台柳》,暗指诗中人物身份为歌妓。可见义山也喜用“柳”来代指歌妓,这也为义山在《柳枝五首》中用“柳枝”代指自己所爱慕的妓伶提供了有利辅证。

综上所述,在贵族宴游淫靡之风盛行的唐代,文人风流成性,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浸染下,李商隐的一生亦与歌妓结下了不解之缘。《柳枝五首》中的柳枝姑娘不仅是商人之女,而且还是当时一名极赋音乐与诗歌艺术修养能力的妓伶。清人程梦星对于“柳枝”的注解云:“唐时女子多以杨柳为名。”这一论断是不够准确的,应是唐人喜用“柳枝”代称当时具有特定身份的地方妓伶,并非是唐代的一般女性多以“杨柳”为名。

[参考文献]

- [1]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2版(增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 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66-567.
- [3] 郑在瀛.李商隐诗集今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66-67.
- [4] 黄世中.李商隐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41.
- [5] 董乃斌.李商隐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
- [6]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7] 孟 荣.本事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8]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05.
- [9] 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585.
- [10] 葛立方.韵语阳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58-259.
- [11] 章继光.唐代地方妓伶与诗歌[J].求索,1993(2):89-92.
- [12] 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617.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Liu Zhi's Identity in the Poem "Five Poems for Liu Zhi" Written by Li Shangyin

ZHANG Chao-n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Five Poems for Liu Zhi" written by Li Shangyin represented a love without result between Li and Liu Zhi, which described a young girl with an extraordinary ability of music and poetry artistic. In consideration that ancients had always used "Liu Zhi" for geisha, and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on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the atmosphere of literator's dissoluteness was extremely popular in Tang dynasty, and Li Shangyin who had used "Liu Zhi" for geisha in his poems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geisha.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of various kinds of literature, we can know that Liu Zhi in the poem "Five Poems for Liu Zhi" is actually a versatile geisha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Liu Zhi; identity; geisha